

書

東坡後集卷第十六

傳

率子廉傳一首

祝文

穎州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謁諸廟祝文一首

德音到州及諸廟祝文一首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一首

送張龍公祝文一首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謝晴祝文一首

祈雨僧伽峪祝文一首

定州謁諸廟祝文一首

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北嶽祈雨祝文一首

立春祭上牛祝文一首

春祈北嶽祝文一首

春祈諸廟祝文一首

祈雨諸廟祝文一首

辭定州諸廟祝文一首

祭文

祭大覺禪師文一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祭龍井辯才文一首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一首

定州祭韓忠獻公文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聖駕加恩引文一首

祭滕大夫母孀夫人文一首

惠州祭枯骨文一首

祭七妹德化縣君文一首

祭柳仲遠文一首

祭吳子野文一首

傳

率子廉傳一首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肆南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之，端然而已。人莫見其所為，然頗嗜酒，往往醉卧山石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詰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

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怒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後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一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

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八澄歸  
乃知其此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冢杖屨而已東坡  
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  
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  
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  
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  
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罕使求之家集而補  
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

祝文

潁州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遭遇入侍帷幄出典民社莅事之始祇見  
于學先聖先師實臨之敬行所聞敢忘其舊尚饗

謁諸廟祝文一首

軾以侍臣出守承宣上意以民爲本祇敬事神所以  
比民莅事之始祇見祠下尚饗

德音到州祭諸廟祝文一首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茶神上清儲祥宮成敷宥四海均福于下有詔守臣  
凡在秩祀罔不祇薦維神導和却冷保民無疆以稱  
朝廷至仁之意尚饗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  
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軍州事蘇軾謹請州  
學教授陳師道并遣承務郎迨以清酌庶羞之  
奠敢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稽首龍公民所祇威  
德博而化能潛能飛食于穎人誰頌是依受命天子  
命服有輝為國死民凡請莫違歲旱夏秋秋穀既微  
冬又不雨麥稿而腓閔閔農夫望歲畏飢並走羣望  
莫哀我款於誠遺蛻靈光照幃惠肯臨我言從其妃  
翽舞雩詠薦其絮肥雨雪在天公執其機游戲僥仰

千里一麾被及淮甸三輔玉畿指澗滂流浹日不晞  
我率吏民鼓鐘旌旂拜送于郊以著其歸尚饗

送張龍公祝文一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酉朔十日甲午龍  
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蘇軾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  
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赫赫龍公甚武且仁處民  
之急如謀其身有不應祈惟汝不處我自洗濯齋居  
無陳旱我之罪勿移於民公顧聽之如與我言玉質  
金相其重千鈞惠然首來其者曰人春此行宮為留

浹長再雨一雪既洽且均何以報之榜銘皆新詔公  
之德于億萬年惟師道迨復錢公還咨爾庶邦益敬  
享神尚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三陽既應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丹青設象  
蓋惟風俗之常耕獲待時必有陰陽之助仰惟靈德  
佑我穡人尚饗

謝晴祝文一首

吏旣不德致災病民一雨一霽輒號于神風回雪止  
農事並作神則有功吏亦知怍凍餒之蘇其賜不貲

嗟我吏民為報之微尚饗

祈雨借伽塔祝文一首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龍  
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  
兵馬鈐轄蘇軾謹以香燭茶果之供敢昭告于大聖  
普照王之塔淮東西連歲不稔農末皆病公私並竭  
重以浙右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田以日為歲大麥  
已秀小麥已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凶豐之決近在  
旬日軾移守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為盜職所當憂才  
短德薄救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三以解脫力行乎

等蒸噫欠雲雷咳唾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  
肝膽尚鑒聽之

定州諸廟祝文一首

惟皇上帝允命群祀降釐下土惟我元后臨遣近臣  
鎮撫一方幽明雖殊保民惟均莅事之始祇見祠下  
若賦政疵類敢逃其罰雨暘以時疾疫不作亦竊有  
望于神尚饗

謁文宣王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進位于朝入參侍從出典方面莅事之始  
祇見廟下居敬行簡以臨其民軾雖不敏請事斯語

尚饗

北嶽祈雨祝文一首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十六日丁巳端  
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  
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及管内勸農使輕  
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敢以制幣茶果清酌之奠  
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都戒以北燕薊之南既  
徂歲而不登又歷時而未雨公私並竭農求皆傷麥  
將鵠而禾未生民既流而盜不止豐凶之快近在決  
辰溝壑之憂上貽當宁仰止喬嶽食于朔方卷舒雲



霓呼吸雨露若其安視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  
仁軾以短才謬膺重寄儻有罪以致早寧降罰于微  
躬今者得請于朝齋居以禱旦夕是望吁嗟而求雨  
我夏田兼致西成之富宜茲邊廩少寬北顧之憂拜  
賜以時敢忘其報尚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敢昭告于勾芒之神木鐸傳音官師相儆土牛示候  
稼穡將興敢徵福于有神庶保民於卒歲無作水旱  
以登麥禾尚饗

春祈北嶽祝文一首

西起太行東駕碣石南至于河神所食吏謹刑政  
農畢其力風雨時若則神之職方此東作敬薦其潔  
錫之豐歲以昭靈德尚饗

春祈諸廟祝文一首

天既佑民必期於無害農惟望歲敢請于有神願疾  
疹之不興庶風雨之時若敢忘舊典以報豐年尚饗  
祈雨諸廟祝文一首

某神之靈去歲之秋民苦飢饉望此一麥以日為歲  
不雨彌月敢以病告與其救之於已竭不若起之於  
未枯敢冀有神時賜甘澤豐登之報我其敢忘尚饗

定州辭諸廟祝文一首

軼得罪于朝將適嶺表難以謫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鑒聽尚饗

祭文

祭大覺禪師文一首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覺禪師器之之靈於穆仁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當時遺老存者幾人矧如禪師方外之臣頌詩往來月璧星珠招回之光下燭海隅昔本無生今亦無滅人懷昭陵涕如受此我在社歲隻親法筵

以示別豈免悽然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頌州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有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充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齟齬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盡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相掌歡笑以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之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聞艱難見公汝陰多士大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

稜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哀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穎人穎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穎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尚饗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月壬戌門生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

冀昭告于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真公生而悟得真全淳久乃妙物凜然疑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于帝郊尚以其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屈自信八十五年以沒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禍懷寶陸沈我岷公曰借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回千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于垢塵每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廩傾困盡發其秘有懷畢陳曰舟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焉銜辛穆穆 昭陵

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永已山摧川堙  
公視富貴如賤與貧公視生死如夕與晨老不惰媮  
疾不嘔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為涕流于巾  
嗚呼哀哉高饗

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  
實浮於聲知公者天寧俟此銘今公永歸我留淮海  
寓辭千里濡袂有淮尚饗

我游門下二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  
而五月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于心  
如水瀆海如橐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

我云此來慟哭不聞高堂莫空斂不拊棺葬不執紼  
我愧于曾公知我深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  
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  
一子四孫鸞鵠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  
為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一觴達于幽宮尚饗

祭龍井辯才文一首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  
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成  
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  
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

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  
辯臻禪有連高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  
誰宗道俗秋歎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吊并龍我去  
杭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  
安從憶參寥子往奠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習

祭七妻同安郡君文一首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  
位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  
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沒不待年嗣為兄  
莫如君賢婦職既修母儀甚繁三子如一愛出

從我南行人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戎曰歸  
行在國魯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餽我田  
已矣柰何淚盡日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同穴  
尚蹈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忠獻公文一首 定州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  
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  
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  
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魏國忠獻公之  
靈嗚呼我生雖晚尚及昔人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

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竹帛莫陳惟其大節  
以一言忠以爭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轍來自岷岷公  
罔羅之若獲鳳麟契聞艱難手書見存勿以大匠笑  
彼汗顏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既老益頑意  
廣才疎將歸丘園上未忍棄畀之中山公治此邦沒  
食其民我獨何幸敬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  
名閱古以古律身況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治  
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尚饗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一首 定州

因山告成同軌畢至玉衣未闕風馭莫追萬國山

尚憲於坤載四方老穉油心失於母慈欲隨名言難形  
德化積此九年之澤輔以百世之安乃眷中山控臨  
野華戎異服涕慕同歸目斷東朝永絕籬帷之望  
神馳西洛想聞笳鼓之音臣等各守邊垂莫親饋奠  
徒因僚吏遠致攀號尚

祭滕大夫母夫人文一首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二月壬申朔端明殿學士兼  
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軍州事蘇軾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  
也故長安縣太君楊氏之靈  
嗚呼士盛慶曆如漢武立用兵西方故西多

勝公實顯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  
有義我時童子知為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  
其子傾蓋不疑忘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訓  
則尔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我愧未能量其  
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祺在天考終  
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昌尚饗

惠州祭枯骨文一首

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  
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  
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此恨犬豕傷殘護護穿穴但為

蕞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成解脫而  
無戀超生人天

祭亡妹德仁縣君文一首

嗚呼官傳之孫十有六人契濶死生四人僅存誰我  
令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玉立二親實業  
我門一秀不實何辜下神謂當百年觀此騰振云何  
俯仰一嘆再呻救藥靡及奄為空雲萬里海涯百日  
訃聞柩棺何在夢淚濡苗長號北風寓此一樽

祭柳仲遠文二首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

逝者如風訃來逾年一  
渤海微摧曾破肝痛我  
妹天獨與賢德如召南  
壽甫見孫矧我仲連孝  
文恭溫天若成之從致  
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  
言久而不訖理豈其然  
崎嶇有求凡以為親雖  
不負米實勞且勤知止  
于此不如歸閑哀我孤  
甥孝如閔顏銜痛遠訴  
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  
者何究慎勿致毀以全  
汝門以慰我仲連永歸  
之意嗚呼哀哉尚饗

我厄于南天降罪疾古  
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  
我亡其朋歲如柳氏妹  
夫揮連璧云何兩逝不  
慙遺一我歸自南宿草  
再易哭其目泉壤咫尺  
閑也有主

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  
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  
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  
必尚饗

祭吳子野文一首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  
默自求闔門垂幃兀尔  
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  
子杜氣發機樞交公卿  
靡所求希急人緩己忘  
其渴飢道路為家惟義  
是歸卒老于行終不自  
非送我比還中道弊及  
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  
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  
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  
為感歎歔歔一醉告訣  
逝舟東飛尚饗



東坡後集卷第十六

東坡後集卷第十六

七

東坡後集卷第十七

墓誌

張文正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  
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  
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  
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  
仁宗之世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隘  
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  
時無是大者以容已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

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 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  
萬人之英乎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  
富弼彞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  
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為亳州刺史曾祖文熙  
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  
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  
給全體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  
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文命勉  
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  
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

公娶括氏追封 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  
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  
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  
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  
材異等薦之以一葉枯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  
蔣堂為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  
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慢書求大名  
以怒朝廷規得諸絕以激使其發公以謂朝廷自景  
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

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舍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真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一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軍

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下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二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其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關郡縣無

備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西四路利弓手為宣毅保衛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衛民力不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此公言為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皆賤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不逗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邊備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上既厭兵而賊

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延至十餘元吳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至陛下猶天地父

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願因今歲郊赦引答示信開其自新之路中救邊勿絕其善意若

不慘亦死以怒我而怠彼雖天鬼神必將誅之

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

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版公謀無遺策雖不

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人知制誥使

契丹戎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疾人微行觀公於范

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至危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  
如此佳哉駢而擧膝于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  
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  
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詔命領嚴四方誦之兼文館  
修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公屬公於是繁然復完  
推知四封府府事至繁為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  
不用四記數百人以次次遣不遺毫釐史民大驚以  
為神齊之元昊遣使求通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  
始已存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構使來約我請拒絕其

末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  
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菴失  
和之強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  
不聽乎若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絕之則中  
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  
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  
卿招誘契丹邊戶失勇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  
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  
為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中

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盛恩橫賜皆力爭  
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檢語為高公上疏以  
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  
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

上前公

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  
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  
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為憂宰相欲  
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為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  
辨聞 仁宗大喜至于令計司先郊告辦蓋自公  
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推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

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推鹽何也

仁宗驚曰始也

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推河北鹽犯無處死世宗此

後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

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推乎且今未推

也而契丹常盜取不已若確之則鹽責虜鹽益售是

為我歛怨而虜獲福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

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 仁宗大悟

曰卿與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

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 仁宗大喜命公

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為佛老

會七日以報 上恩且刻記書北京至今父老過  
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  
柄臣特命公為禮儀使卿黨榮之 仁宗遂欲用  
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  
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曆中衛  
士夜逾宮垣為變 仁宗曰語二府以貴妃張氏  
有扈蹕之功拒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  
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公見執中言漢馮婕  
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自 仁宗在尊貴妃古無  
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 竦於公終身不可辱

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王牒補綴失  
亡為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因之士大夫爭言  
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為諫官御史中  
丞三司使皆為上精言之一日 仁宗御資政殿

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  
有旨鑛院公既革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  
制書皆上 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  
數千言大略以謂 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  
萬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  
為姑息漸失 祖宗之舊取士任子廢勸遷補之

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一  
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  
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習歷代損益又  
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羸虛所以然之狀及當  
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  
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儉之人布之言  
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  
吏僮奴皆可以猜危其上有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  
爭屈體以從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端端焉  
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乃國之事哉此風不革天

下無時而治也上亦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  
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曰以之問先國之姦  
蠹朝之檢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以御榻密訪之且  
有大用語公歎曰良人之私迫人於險而攘之我不  
為也終無所言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  
有以中之會三司制官楊義以請求得罪公坐與義  
厚善遂群譏出公除用不數月上悟還罷明殿學士  
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累給事中知杭州公  
平生學道虛心而辭辯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  
思之自抗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



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內稅  
三分遂為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  
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  
秦州公力詞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  
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為禮部侍郎知滑  
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  
記之至是方以為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坤  
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  
守妄入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  
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率遷居城中男女

昏會不獲以年賤物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事是聞  
之發以西步騎戍蜀兵仗紿緝相望於道詔促公行  
具計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  
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率大兵為智高寇我  
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  
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  
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  
通首一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  
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嶺南西南夷  
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

是乃伏法後以三司徒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  
壽錢幾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有三年  
積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  
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通五達之郊非  
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修重兵以立國耳兵  
恃食良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  
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  
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濇妄者爭以裁減漕以役爲功  
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巡漕運  
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盡漏盡十列侍衛

疏倚

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之

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  
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爲議本凡除主計  
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暮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  
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  
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築  
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祚公即料簡將  
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旣不至言者因論公  
無賊而輕舉宰相嘗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  
名爲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

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任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嘗一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 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陞辭論天下事 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 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

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一公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未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朔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逵 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一且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 英宗不豫學士王珪嘗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遷凡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賴王也輔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

立皇太子禮儀使

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

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駭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等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辯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勳

在王室顧陛下後舉位手詔論琦以全始終之分嗟歎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為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後用從之面命公為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口及夕復召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誥皆出上旨制誥公以親疾在告召對却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

不已命近璫及內司實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壽起  
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  
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為宣徽使修國  
史不可則欲以為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  
百方公皆力詞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太  
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  
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常自焚  
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  
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上亦悵然  
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言者皆激

益官以兵會所屬州白乃法河民大惶駭公收其  
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聽事乃見  
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為能小不中意  
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已者甚衆公  
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  
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  
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  
間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築賊  
亂天下趙犖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  
不祀張侯何為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

幾改南京且命入觀不待次對前殿曰  
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容命坐賜茶尋  
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  
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  
朕未之思汝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  
禦戎之策執長公曰  
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  
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御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  
故邊圉無事重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  
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  
財亦豐而威令行閭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生

知所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

財終 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

守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

廷操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

與馮暉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肝食矣

真宗之礼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

今人不識兵革可謂威德大業 祖宗之事大略

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嶮僥

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

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曆以來卿知

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未上驚曰爾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使蕭禧來之問虜意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養養吏士驕情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日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黜虜願如故事今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口上曰朕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為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易其期

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為辭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卮告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之卮不能對錄其條目付卮以歸因以葉上之禧當辭偃蹇卧辭平不起執政未知為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日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虜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即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艱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非老臣

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  
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  
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  
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  
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及變之故人皆  
為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  
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  
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為宣徽南院使檢  
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  
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下賜帶如常  
任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  
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  
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從馬棄之南  
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  
功而還因論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  
昌文丁部黎相李公縕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  
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逐條上  
九事習知蠻事者皆服其精鍊師還如公言新法既  
弛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為



賈區廟中邊侮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  
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  
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齏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  
理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齏公自念將老無  
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為反復深言曰  
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為感動  
至求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  
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  
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即位執政輒  
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

乃命公長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嘉  
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詔輟視朝  
刑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  
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  
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  
夫八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  
先公卒怒今為右朝散郎通判應天  
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  
長適殿中丞祭天中火適右朝奉郎  
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

六年十二  
行贈司空  
謂臣嗟歎  
請詔有司  
司求嘉郡  
寸太祝皆  
厚敦敏篤  
聽之三女  
其季已嫁  
女三人並

幼公晚自謂樂全集居士有樂全集四

十卷注 仁宗樂書一卷 神宗嘗

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言之典詰

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

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執先

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執與

出入門下執嘗論次其文口孔北海

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

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

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總練

玉堂集二

批曰卿文

加焉西漢

人皆敬憚

游論古今

以是皆得

而論高功

特所宗其論

諸葛孔明不

實之意自見

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

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為

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 公其庶幾

不以天下之重自任矣言語非不工也

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

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

出仕至者而歸未嘗以言拘物以色傲

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

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

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

言乎與伊

有所能至

乎鳥乎士

政事文學

其守

望自少

雖對人主

所謂大臣

以求用

則行捨之則

藏土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  
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  
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世以軾為知言公始為諫官  
薦劉夔王質自代即日擢州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  
出征舉明鎬自代即以軾為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  
往見公於陳宰相魯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  
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愀然久之曰吾嘗薦公  
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  
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  
妙屬纊之日稟終如平生有星墜于北溟及薨亦氣

日寂而計里人望竊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薨于  
宋城縣永安鄉仁壽里其子恕使以王筆之狀來求  
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  
上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為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  
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閉下俗  
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于千仞世悅留之  
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故為江河匯為沼沚穆穆三聖  
如大如淵前席惟誼見黷必冠豈不用公道有不契  
出其緒餘則已為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來雲取風

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東坡後集卷之十七

東坡後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陸公墓誌銘一首

王子立墓誌銘一首

寶月大師塔銘一首

陸道士墓誌銘一首

惠州官葬柔骨葬

神道碑一

趙康頤公神道碑一首

墓誌

故龍圖閣學士公墓誌銘一首

此最上  
是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  
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  
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  
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之道如黑白  
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友黨亂之也帝曰知君子  
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所黨之草木凋落相附者  
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一物不備雖中士可以齊不然  
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多事也汝以方正言知  
知語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丁憂歸林學士之大用矣

而公性淳直不疑在帝前始一事如家人父子言無  
飾洞見所高帝知其誠盡直無細人無親疎輒以  
問公或中夜降手詔決者必于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  
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  
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  
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興書日留守南都徙齊鄆二州  
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  
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  
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  
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懼或以

為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  
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時先之釋然即以為湖州方  
且復用而帝非退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  
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為蘇揚二州除  
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為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寧  
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官官為走馬者誣公病不  
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  
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  
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  
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

天聖景祐間賢公鄉族公雖為進而開濟之資邁  
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  
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論議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  
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其罪戾言日聞天下聞而悲  
之嗚呼命也夫公諱市字兀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  
字為名而字達道東人也歸氏出周文王之子錯  
封於滕所謂滕叔繡也十一代祖令琮為唐國子司  
業令琮生太常博士元真生贈戶部侍郎仇佐生贈  
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尚書贈石僕射珣珣生太中  
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一遂州觀察推官絳絳生祠部

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一曾祖諱仁俊為温州永嘉令  
祖諱鑒不仕皇考諱尚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死  
氏繼祖母陳氏皇妣二氏進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  
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六九歲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  
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為文希文為蘇州而安  
定胡先生瓊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  
公常為首第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為第  
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  
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特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  
名臣也後當為賢將反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

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監  
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  
嘗就第見執政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既遇知  
神宗為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  
押班為政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  
扈則臣為欺天陷人矣為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  
之日聖出數百人快遣如盡京師翕然稱之為益史  
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  
賞功而密院降約束疏遂修僅拒密院方詰之而中  
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

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領救大臣凡戰守除帥  
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紱言宰相不當以其子  
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  
事公曰人有評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  
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誹事上悟為罷之種諤擅築  
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休安皆出剽掠西人  
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大  
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  
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兩  
言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然伴契丹使前此館

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  
蕭林牙揚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  
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  
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  
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數曰  
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  
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  
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  
者甚厚公頰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  
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為安撫使官吏



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芟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  
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  
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情吏修堤防繕甲兵督  
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  
封府民有王頴者為鄰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辨頴  
憤悶至病偃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  
金還頴頴奮身仰謝失偃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  
除翰林學士夏國王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  
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金地王之  
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

再失此特悔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  
分裂之可一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  
果用欲以公為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  
公入頌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  
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  
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公以皇考諱  
辭高陽開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  
縱捨盜為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  
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  
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

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按人品四曰破風黨五曰賈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聽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

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掃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為買田賜之救使謝諶市物于安因緣為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為

罷黜謹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贖其子及為  
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身揚徙鄆歲  
方飢乞淮南米二十萬不為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  
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  
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  
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  
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飢公獨有所乞米為  
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測疾疫  
起井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  
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

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勅少者炊壯者推婦女汲  
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  
道巷引繩基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  
褒美蓋然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  
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飢之民方賴  
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  
從之徙出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  
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  
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  
皆斬自軍司馬公邊安撫以下皆勸以軍法西人獵

境上河公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  
河東十一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  
上下番且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  
秋公曰心誠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  
將足矣公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  
曰吾已以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  
五萬河上水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  
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  
多少為差民以為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  
縣廢為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獲成

亦請將駐列城以長吏或不悅招以事有至死者  
公奏立法將有非徒他郡詔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  
吾生當報以死而公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  
津河東公曰取以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西人襲我不  
備喪金帛不貫口且為夷狄笑乃命部將管虎蕭士元  
以兵護遷號令以政整寇不敢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寨  
公請先畫界而以公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  
以綏德城為法以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為界  
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為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  
尺寸為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謀

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列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為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我粟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任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勲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絙女

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公先公卒贈未寧郡子三人祐和皆承奉郎裕尚書丞人長適朝請郎知是州何潤直次適宣德郎知書實理學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煥之次適通主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特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一人人之達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達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被護人曾不少置昔在佛克甚畏巧言竟說震鷲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廟廟之具帝欲用公

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秋是曆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  
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  
及其既亡燕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  
夫豈為公

王子立墓誌銘一首

王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子為徐州學  
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之  
由者故以其子妾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予於吳興  
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之

獨兩王子不去送

丁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

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

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

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

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

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

有愠色子與子由有六男

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

又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

替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

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

卒于奉高之傳舍蓋十

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

五曾祖諱璘贈中書令妣

山氏楚國夫人祖般工部

侍郎知樞密院贈太尉蓋

心穆妣家氏仁壽郡夫人

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樞

密院贈光祿大夫妣李氏壽

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履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蓮子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為存不守非其然美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寶月大師塔銘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可世心九歲事戒節中初勝相

子齋文集十五卷其學長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開葬于冠城龍門鄉兩口

一百

蘇氏眉山山人於予為無服

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

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世

以都僧統所治萬餘人

通古今善為詩至於持律

也凡三十餘年人莫

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

服其心凡所欲為趨成之

耶者凡二百七十三間經

大悲像四博橋二十七皆

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為譬

成不數數然也故余嘗以

同門友文雅大師惟愛為

皆不用中外肅伏度博學

總廢酬酢事物則師密相

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

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

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

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

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

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日

四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

使者言一時名公卿人人一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  
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  
數少時瘠黑如梵僧既老  
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  
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  
微疾却以書告於往來者  
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  
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  
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  
隆次紹賢為成都副僧慈孫  
悟真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  
通悟誠悟益悟權悟誠

曾孫三人法身法榮法原  
少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  
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  
其右者已而泉然予謫居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  
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  
蓋然摩尼歸真于土錦城  
藏蒂其陰

陸道士墓誌公一首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  
人家世為黃冠師子厚獨



猶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士之遠游始見予黃州出所  
作詩論內外丹指略蓋以以為決不死者然予嘗告  
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有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  
後十五年復來見予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  
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古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  
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言吾生者子曰然子若死  
必復為道士以究此志予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  
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又之子厚去予之河源  
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相仁而予亦謫海南是歲五月  
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一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

年也終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某  
完龜氣鵬、友終難安立  
宏寬母復清詩取 齋醮  
藤青鸞

惠州官葬墓 骨銘一首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某  
斯其主矣東坡存士銘  
入耶天耶隨念而徂有  
無處此心陵谷變壞後  
骨子於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  
共葬曰  
不能然矣此枯廬後有君子  
相食之

神道碑

趙原靖公神

道碑一

新張文

宋有天下有二十有五  
 十六聖相諡專用一道曰仁  
 不難他術刑以不殺為  
 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  
 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  
 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  
 瑕犯而不按以為常德  
 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  
 六聖之德而象長者之

人之功忘人之過今始  
 以四方文安兵革不試  
 未未有六今日  
 毛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拊無  
 他技其心休休焉其知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  
 之君聖其心好之不帝口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  
 其德合於易之所謂大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  
 一介臣者公諱縑字以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  
 虞城七世矣曾祖著以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公幹尚  
 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  
 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

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  
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  
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贖黃金以贈之公不  
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  
歸見父老故人幅巾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  
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進士時鄧餘慶  
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  
謝去數月餘慶以賊敗及公爲守將至或榜其所館  
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  
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

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  
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  
相以例不可出知汝州蜀吏有鄭陶饒奭者杖持郡  
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  
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  
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  
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  
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羨贓且奏徙奭歙州一  
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  
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

不以爲勞明年夏提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特是以  
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  
州改直集賢院與稅未入中限救縣不徂輒催科是  
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訢奪官罷歸起監密州  
酒徒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  
李小二過境二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  
愛之如父母我不忍死遂冠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  
起居注朝廷欲用修王深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  
廷欲驟用脩而難於驟公公聞之乃請都自便以爲  
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亂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

郎遂知制誥旬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  
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  
矣公曰母年八十一朝文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後  
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  
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  
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爲學士可少  
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  
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  
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  
且以素扇投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

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  
庫務毒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  
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  
實乃誅清李恭為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  
且官其一子亦申錫為諫官爭之曰恭職事所當辦  
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  
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  
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  
鄧保吉引剽負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  
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

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叅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  
天下以為憂 仁宗命 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  
廷為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為皇太子從之 英宗  
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  
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為觀文殿學士吏部  
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  
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爭  
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  
老而去者皆以聲聞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  
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

古以時省闕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  
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  
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  
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  
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  
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較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  
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  
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  
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  
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

一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  
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  
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韓太廟齊餘未名公為人樂  
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  
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  
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  
歐陽脩躡公為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  
詔獄人莫敢為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中  
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上感悟脩以故得  
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

旬日蘇舜欽為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  
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  
以賊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  
至海上勞問賜給之代馮浩為鄆州吏舉按浩侵用  
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  
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為大略如此不  
於敦尚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  
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  
以墓碑為請義不可以詞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強  
深其功利

歲計有餘在漢孝文殺政之初欲以利口益進言  
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甘誦於言  
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  
清淨無為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  
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  
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  
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憚帝識其心長者之  
傑遂授以政歷佐三乘濟于艱難不憂不跋公在朝  
廷靖恭寡言不忤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  
後薄夫以教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

詩以詔後昆

東坡後集卷第十八



卷之五